

夜读偶记

## “故事海”中的女人们 读《海飞自选集》

| 尤佑文 |

近些年,中国文学的生态葳蕤生香。单就小说而言,形象化的表达日趋明显。小说家塑造的人物群像,出于生活,反映时代。作为“左手小说,右手编剧”的海飞,就是“形象化表达”的典型。

言语所及即世界所抵。海飞的中篇小说创作因其本身构想而自成多元世界,欲者见欲,哀者尽哀,大悲大喜者悲恸不已又欣喜若狂,这竟是虚构的真实,是生命的极致写意。从语言的意义上说,海飞的“丹桂房”,已经不是地理上的绍兴诸暨柯桥丹桂房,而是更加真实的文学意义上的“丹桂房”。

丹桂房的文学意义,类似于密西西比牛津小镇、马孔多、葛川江、高密乡、延津、香椿树街、花街……都是语言的家。但与那些文学地理不同,海飞的丹桂房有着不一般的自然属性,尤其是那里的女人,柔中带刚,像引发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。用海飞自己的话说,“女人为了活下去,总是有办法可以想的。”的确,在海飞的中短篇小说中,女性主义不可忽略。

《匪声》中壮硕的三民在悲情中死去,陈小春的生命之光暗淡;《干掉杜民》中那些被杜民睡过的女人,是男人矛盾的助燃剂,类似毛大老婆、赵小兰、小凤等;《乡村的爱情》中的花满朵;《秀秀》中

张小芬、秀秀;《萤火虫》中的春花、阿斗和秋月;《为好人李木瓜送行》中的马寡妇;《遍地姻缘》中的银子、李芬芳……已然构成了文学丹桂房的女人群像,她们是更富人性细节的典型形象,一个个复活于海飞的语言家园。当她们走出丹桂房来到上海石库门,就变成了《秋风渡》中的招娣、王佳宝、杨巧雅、雅仙;当她们走出丹桂房来到杭州,就变成了《我叫陈美丽》中的陈美丽、卷卷、阿蝶和吴山花。

于此,我们应该如何审视海飞创作中的女性主义呢?是陪衬,还是以弱为强?以《遍地姻缘》中的银子和李芬芳为例,或可窥探一角。李芬芳在丹桂坊开了一家“婚姻介绍所”,在纷乱的世道中,做起了婚姻介绍生意,这无形中让老媒婆银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。小说围绕寡妇王月亮的出嫁问题为主线,以拖油瓶蛋蛋为制衡砝码,让新旧媒婆明争暗斗。显然,这是一个无需考虑真实性的小说,虚构是更真实的写意。“遍地”一词传递出来的不是姻缘之喜,恰是烽烟遍地之悲;“媒婆”之争在弱者的灵魂中见血,恰是妇孺尽毁的残酷;李芬芳的跪地求饶,不过是五千之资,而“姻缘”不过是“生意”罢了。我相信,海飞绝非戏谑之徒,而是带着大悲悯为那些蝼蚁般的生命塑型放歌,以求得世道人民的共鸣。

由此观,海飞小说中的女性恰恰是“被叙述的她者”,她们与“英雄们”“硬汉们”形成更高的融合,恰似阴阳至道,尽在方寸之地丹桂房。

另外,海飞的小说中始终存在“关照弱者”的人性哲学。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维度上考量,男女有别,谁强谁弱,不仅表现在力量上,更是精神韧劲的较量。兰瑟的“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”一文和其专著《虚构的权威: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》强调了女性主义者的“声音”指的是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和见解。近年来,对于叙事视角中的性别差异研究,由于与女性主义研究、身份研究等密切相关,而日益受到评论界的重视。以此考量,《秋风渡》是不可低估的作品。这是一个细分女人层次的作品。招娣是一个孤女,但她身上有所向披靡的善的力量,嫁入白家成为秋风渡的主人,以一生沉浮见证时代苍凉。她一嫁上海老板白全喜,二嫁国民党军官楼国栋,三嫁日本商人光夫,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风云,而她的独立与纯粹,赢得了类似“凤鸣”的诸多男人的保护。在她的光环之下,王佳宝是传统至善、守信坚韧的女性;杨巧雅是恣睢多娇、贪图享乐的女性;雅仙则是嫉妒心强、难解良善的

女性,她们都是合理的存在,都是时代的侧影。海飞作品中的女性群体,如深海中的幽光,增加了精神的厚度。

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”,若耶溪的明净与宁静不止步于语言丛林之中,它向着大海、大洋的广阔。海飞的小说犹如若耶溪的七十二支流,经绍兴柯桥丹桂房而出,在镜湖、西湖中照照面影,直抵海洋。而苏州河则是历史的血脉,当招娣带着一份纯粹来到秋风渡,那是“良善者”的写意,她就像是海飞带着血脉里的上海基因,回到侦探华良的隐秘世界。故事早就酝酿在血脉中,犹如“仙浴来”的“安大奎”案作为支流,数年之后酿成长篇小说《苏州河》;丹桂房的“张满多”,分身出多个“花满朵”;吃着烧饼勘察血案现场的华良,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复活成陈夏、陈山、陈宝山、陈昆仑、田小七……

海量的故事与盈满雪国静气的神韵细节,让海飞的中短篇小说具备可浅可深的阅读价值。因而这位高产作家还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,或许可以是汪洋中的一叶孤舟,它划向静止的深渊,走向决绝的从容,而心灵始终盈满上苍之光。

《海飞自选集》(四册),海飞著,花城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,定价:268元

上架新书

商务印书馆 2021元  
「德国歌德著 谷裕译注」  
《浮士德》(两册)



这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谷裕教授完成的《浮士德》新译本。与其他旧译相比,谷裕的新译极具辨识度,其通达而简练的译笔、精准详实的注释、独到的见解和紧跟国际前沿的研究,都能体现译者信实存真的翻译宗旨和打造权威译本的努力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 68元  
刘文飞著  
《读与被读》



《读与被读》所谈论的对象是西方正典中的悲剧故事。共涉及11部悲剧,包括:《荷马史诗》《神曲》《哈姆雷特》《堂吉珂德》《浮士德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“思想小说”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尤利西斯》《雪国》以及《洛丽塔》。

译林出版社 98元  
「美珍妮弗·阿克曼著,曾晨译」  
《鸟类的行为》



通过稀奇古怪、五花八门的鸟类生活和行为,证明了鸟类拥有可同人类或少数高智商哺乳动物相媲美的美的能力。她将个人的观鸟经历与世界各地鸟类学家的前沿科研成果熔于一炉,使我们得以窥见生命的复杂和多样性,并对人类中心主义做出深刻的反思。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78元  
田松著  
《哈佛的图书馆和博物馆》



本书作者田松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做访问学者的十个月中,出于工作需要,也出于个人兴趣,遍访哈佛及附近的图书馆及博物馆,记录下相关信息、个人感悟,并拍摄了照片,集成此书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## 能父面貌初勾勒

### 读《能父艺事录》

| 汪自力文 |

笔者是上世纪70年代末迁居无锡的。那时不过十五六岁,初到新地,免不了去锡惠公园、梅园等名胜流连一番,除了大开眼界,亦平添了新闻号——就是几乎在每个景区,都看到了留有“能父”字样的匾额、对联、碑刻。以一个初中生的知识储备,我推断这是一个古雅的名字,可他到底属于何朝何代,为何与无锡有如此丰厚的联系呢?

不久后,又在本地的报纸上常看到“王能父”的名字,原来他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位难得的博古通今的老先生。再后来,笔者自己也进入了报社工作,偶然的机缘采访到了曾在园林部门工作过的华中伟先生,得知了更多有关王能父老先生的生平故事,了解了他对无锡园林景区的诸多贡献,更觉得他是一位无锡城市文化建设史上不可或缺的神奇之才。

王能父(1915年8月—1998年1月),无锡似我这样知其名而不识其人的应有很多。所以也常想,何日最好能读到一本书其生平、述其事迹,能解开大家心头“问号”的著作。此愿近日终于得偿,无锡谜联名家项行编著的《能父艺事录》付梓发行了。

此书分“忆”“书”“印”“诗”“谜”五大部分,分别由与王能父有特殊机缘的行内大家华人德、顾凤、赵铭之、袁宗翰、汪寿林五位,各自叙述他在书法、篆刻、诗歌、谜语诸领域的成就。王能父先生出身名门,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十世孙,其祖上七代为秀才。1950年始以“能父”为号并以此行世。本人曾以宋之问诗“去去独吾乐,无能愧此生”解释其号。因为自幼即属意书法,曾拜虞山名家萧退庵为师,于金石书法有深厚功底。

王能父先生在1969年11月,以苏州市人民美术公司设计室成员的身份,被下放苏北射阳县,后进入东台工艺厂工作,为上海外贸公司出口的仿古工艺品题写画件,从而结识同厂工作,亦因插队下放的无锡书画爱好者华人德、华中伟,结下深厚友谊。1978年底,华中伟返回无锡,被分配到当时的市园林管理处,从事园林文物修复工作。经他的推荐,次年夏天,王能父被聘为无锡园林古迹修复顾问。他尽阅史料遍览古籍,以“恢复的每一处景点都要留得住游人,要经得起社会各界的推敲和鉴定,尽力做到没争议”的精神,为锡惠公园、寄畅园、吟苑、鼋头渚、梅园、蠡园等处留下书迹近百处。其中,修复金莲桥畔的乾隆御碑、重刻寄畅园法帖以及改“六顶山”为“鹿顶山”称得上其中最著名的手笔。

马未都在评论王世襄先生时,引用了一句古话“水浮万物,玉石留止”。他说水是时间,我们算是漂浮其上的万物;玉石则是文物,有着人类不具备的沉稳和令人羡慕的光泽。王能父老先生学问丰赡、德行高尚,用这段话来评价他对无锡文物保护修缮之功也非常贴切。此书编者是无锡著名谜人,从1983年起即向王能父求教,为编著此书,自2017年开始四处搜求资料,集成能父艺事六十余则、书法作品近七十幅、篆刻作品一百六十余方、诗作一百三十余首、谜作七百二十条。将这位集中华传统文化诸般技艺于一身的奇人面貌初步勾勒廓清,为后人的继续研究,挖掘留下了宝贵材料。

《能父艺事录》,项行编著,古吴轩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